



昆仑
表参

昆仑

破浪沉浮

新武侠小说系·凤歌作品集 ③



长江出版社
知音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昆仑·破浪沉浮 / 凤歌 著. — 武汉 : 长江出版社, 2012.2

ISBN 978-7-5492-0886-9

I. ①昆… II. ①凤…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43597 号

本书由凤歌授权湖北知音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知音动漫有限公司正式委托长江出版社, 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中文简体版本, 并取得其他衍生授权。未经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和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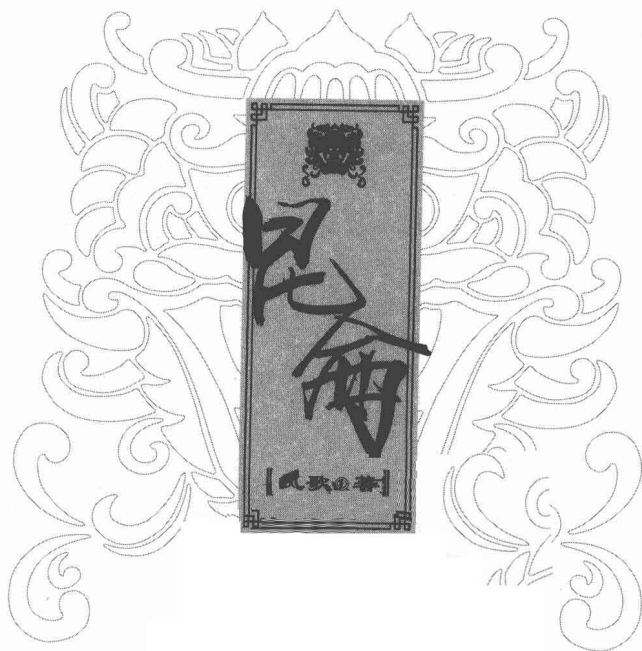
昆仑·破浪沉浮 / 凤歌 著

- | | |
|-------|--|
| 出 版 | 长江出版社
(武汉市解放大道 1863 号) |
| 出 品 | 湖北知音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知音动漫有限公司
(武汉市东湖路 169 号) |
| 发 行 | 湖北知音书局有限公司 |
| 主 编 | 李 靖 |
| 作品企划 | 知音动漫图书·时代坊 |
| 出 版 人 | 别道玉 |
| 责任编辑 | 赵 冕 李海振 |
| 特约编辑 | 阮 静 |
| 装帧设计 | 方 茜 杨 阳 |
| 印 刷 |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 开 本 | 710mm × 1000mm 1/16 |
| 印 张 | 17 |
| 字 数 | 250 千字 |
| 书 号 | ISBN 978-7-5492-0886-9 |
| 定 价 | 25.00 元 |
-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68890669)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公司调换, 电话 027-68890729)

【凤歌作品集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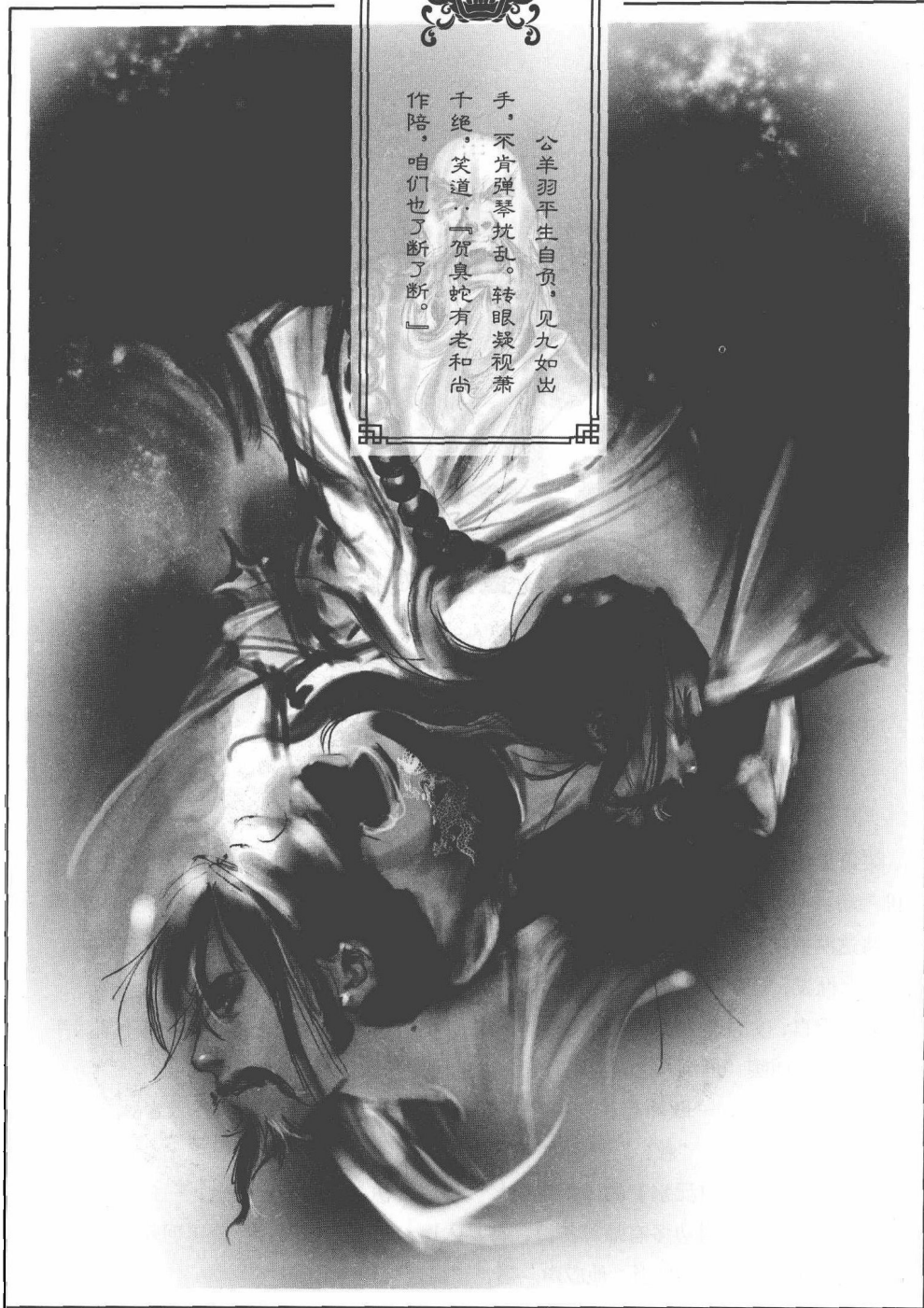
知音动漫图书·时代坊荣誉出品
新武侠书系



◎ 第三十六章	假鸾乘风	005
◎ 第三十七章	魂断钱塘	025
◎ 第三十八章	无法无相	051
◎ 第三十九章	杏林医隐	071
◎ 第四十章	群魔乱舞	091
◎ 第四十一章	见花生佛	113
◎ 第四十二章	花中圣哲	135
◎ 第四十三章	雾林奇姬	157
◎ 第四十四章	天涯穷途	179
◎ 第四十五章	烟涛微茫	201
◎ 第四十六章	否极泰来	225
◎ 第四十七章	情天恨海	245



公羊羽平生自负，见九如出手，不肯弹琴扰乱。转眼凝视萧千绝，笑道：「贺真蛇有老和尚作陪，咱们也了断了断。」





梁萧见他情形，心中焦急，可那两枚松针始终亘在穴道中间无法冲开。情急中，他灵机一动：“公羊先生不是教了我‘碧微箭’么？外刚内柔谓之出，我何不以外刚内柔之劲将这两枚松针射出去？”他默运内力，到了“膻中”穴处，刚劲在外，柔劲在内，忽地引弓而发，“哧”的一声，松针离体飞出。

梁萧大喜，如法炮制，将“神封”穴的松针也逼了出来。这时公羊羽神志不清，手舞足蹈，反复叫嚷“溯洄从之，道阻且长”，业已到了疯狂的边缘。

梁萧不及多想，一跃而起，一掌按在公羊羽的“玉枕”穴，真气注入督脉，直抵“大椎”，大喝一声：“救！”

这法门出自《紫府元宗》的《入定篇》。修道者初入定时多有杂念，一招不慎就会立刻走火入魔，因此身边多有师尊护持，待其入魔，便用此法喝转。公羊羽此时的情形仿佛走火入魔，是以立竿见影，他应声一震，“灵台”转为清明。



萧千绝与公羊羽有深仇大恨，本想趁这千载难逢的机会除掉这个劲敌，不料紧要关头，梁萧横插一足。萧千绝眼见公羊羽目光沉静，心知功败垂成，心中恼怒无比，于是力吹芦管，欲趁对手立足未稳，攻他个措手不及。白袍人也是一般心思，鸟笛声越发激烈。

公羊羽当此两面夹击，暗叫不好，当下归真守一，盘膝坐倒。左手鼓动软剑，急奏《风雨》之声，抵挡萧千绝的芦管；右手摘下腰间的红漆葫芦，“咚咚咚”敲击岩石，声不离宫商之调，暗合《鸱鸒》之曲，抵挡白袍人的鸟笛。

他适才身陷癫狂，心力消耗太剧，这时以一敌二，倍感吃力，不消片刻，头顶已是白气蒸腾。忽然“噗”的一声，酒葫芦破成两半，再一瞬，指尖掠过剑锋，皮破血流。

梁萧见状，纵身上前，挥掌拍向白袍人。那人见他年纪轻轻，掌风如此凌厉，心中微微一惊，也不见他晃身，人已到了一丈之外。梁萧趁机掠出，将阿雪抱在怀里。

阿雪见了他，心中欢喜无限，秀目中涌出涟涟泪光。白袍人见状，眉间透出一股杀气，可又不便抽身，唯有恨恨瞪视。梁萧见三方越斗越急，当即撕下衣服，塞住阿雪双耳，呼呼两掌扫向萧千绝。萧千绝凝然不动，梁萧掌风一到，他衣袍一张一缩，将来劲从容化解。

梁萧暗暗吃惊，想要上前缠斗，可又放不下阿雪，但若不阻止二人，公羊羽必败无疑。正觉两难，忽听一记钟声，浑厚洪亮，摇山动谷。只听有人朗朗笑道：“两个打一个，哈哈……不要脸。”笑声中，“嗡嗡嗡”钟鸣不绝，声声敲中芦管起承转合的空当。萧千绝一时不防，几被钟声攻得散音走板，只得弃了公羊羽，抵御钟声。

公羊羽腾出一只手来，念到方才的狼狈，厉声道：“贺陀罗，先前的不算，咱们一对一再比过。”一腔恶气发泄在白袍人身上，公羊羽双手以剑代琴，奏起一曲《殷武》：“挾彼殷武，奋伐荆楚……”杀伐之气直冲霄汉。白袍人不敢怠慢，也以鹰啼应对。

又听一声长笑，山道尽头，九如肩扛铜钟，阔步走来。那口钟比起寒山寺的钟小了一半。九如举棒敲钟，嗡嗡巨响。他瞧见梁萧，笑道：“小家伙，你也在？”不待梁萧回答，目光一转，又盯着白袍人笑道，“贺陀罗，和尚遇上了一个老相识，叙了叙旧，是以来迟。哈哈，你想不想我？”“刷”的一棒，当头直击白袍人。

这一棒平白直入，并不出奇。白袍人却很忌惮，飘退丈外，将鸟笛收入袖间，冷笑道：“老贼秃，死缠烂打么？”九如笑道：“死缠是你贺臭蛇的本行，烂打才是和尚的能为。打蛇打七寸，牵牛牵鼻子。哈哈，可惜你贺臭蛇不是道士，要么和尚还得找根绳子牵你一牵。”口里说笑，手中木棒翻飞，招招进逼。



白袍人闪身飘退，扬眉道：“老贼秃，天地虽大，大不过一个理字。洒家从没招惹过你，当年你和萧老怪以多欺少，把我逼出中原也罢了，如今我才返中原，你就追了洒家几千里，这算什么道理？”

“嗡”的一声，九如将铜钟重重搁下，乌木棒就地一顿，冷笑道：“贺陀罗，你还有脸说这个‘理’字？你一入中原便残杀三百多人，奸淫六十余人，无恶不作，当真百死有余。”

贺陀罗哼了一声，不耐道：“那些废物，生来就是给洒家练功用的，杀几个打什么紧？至于那些女子，能得洒家垂青，那是她们的福气。”

九如目光如炬，在他身上转了两转，煞有介事地点头说：“贺臭蛇，你放屁也放得很有道理。”下一瞬却一棒挥出，贺陀罗扭身让过来棒，厉声道：“今日有你无我！”从肩头撒下一支奇形兵刃，手柄居中，四方各有尺许刀锋，弯似残月，冷若秋水，形同一个大大的“卐”字。

九如识得这兵刃名叫“般若锋”，不由笑道：“掏家伙么？”接着棒法转疾，大喝一声：“去！”大钟“呼”的一声，向贺陀罗当头压到。

般若锋一闪，将铜钟劈成两半。九如长笑一声，棒如疾鸟穿林，透过两片铜钟，点向贺陀罗的心口。贺陀罗身若无骨，曲折避过。般若锋滴溜溜地转动，便如擎着一轮明月，向九如翻滚杀来。

公羊羽平生自负，见九如出手，不肯弹琴扰乱。转眼凝视萧千绝，笑道：“贺臭蛇有老和尚作陪，咱们也了断了断。”

萧千绝冷冷道：“正合我意。”意字未落，公羊羽大袖飘飘，软剑刺到他的面门。萧千绝身形摇晃，双掌忽刀忽剑，忽枪忽戟，一瞬间变了七八种招式，挡住公羊羽狂风般一轮剑刺。公羊羽杀到兴起，纵声长啸，剑若风吹落花，月照流水，出乎性情，任乎自然。

萧千绝眼见徒手难以抵敌，自袖间取出芦管。他的“天物刃”本是内劲，要旨在于“天下万物皆为我刃”。运之拳掌，血肉化为刀剑；运之纸页草茎，也如钢刀铁棍，无坚不摧。他将芦管拈在指间，“刷刷刷”凌空刺出。五寸长的一段细管，气势却不弱于天下任何兵刃。

四大高手捉对儿厮杀，梁萧瞧得眼花缭乱，不知从何看起。看过九如、贺陀罗一对，又错过公羊羽与萧千绝；专注后者，又错过前者。

斗了一会儿，贺陀罗闪避之际，忽见公羊羽背对自己，心生毒念，抽冷子避开九如，一挥般若锋，偷袭公羊羽。公羊羽反剑挡住，转身凌厉还击。



萧千绝不愿与贺陀罗联手，略一迟疑，忽听九如笑道：“萧老怪，三十年不见，和尚还当你死了呢！”说着挥棒打来。萧千绝举芦管挑开来棒，还了一掌，冷冷道：“老和尚能活到今天，才叫奇了怪了。”九如哈哈大笑，乌木棒横批竖打，左挑右刺，与萧千绝以攻对攻，各不相让。

斗不多时，萧千绝一转身，又对上贺陀罗，九如则与公羊羽交手。这四人当年均曾会过，多年不见，都想瞧瞧对方进境，是以频换对手，捉对儿厮杀。梁萧看得入神，心中猜想四人谁更厉害。忽听九如笑道：“老穷酸，你和萧老怪、贺臭蛇不同。和尚本来不想教训你，可你绰号不对，犯了和尚的忌讳！”

公羊羽皱眉道：“什么绰号？”九如笑道：“有人叫你天下第一剑，剑字也罢了，‘天下第一’这四字，大大犯了和尚的忌讳。”公羊羽呖道：“胡吹大气，难道你是天下第一？”九如跷起左手拇指，嘻嘻笑道：“老穷酸果然是读书人，见识不凡，和尚不但天下第一，天上也是第一。”

公羊羽见他摇头晃脑，又好气又好笑，骂道：“无怪和尚叫做秃驴，脸皮之厚，胜过驴皮。”他得九如解围，心中感激，始终留手。这时被九如一激，起了好胜念头，放开手脚，径取攻势。两人兵刃颜色相近，缠在一处，凝滞处如黑蛇绕枝，矫健处似乌龙乘云。九如斗得兴起，连呼痛快。

正自大呼小叫，忽听山外一个声音叫道：“老秃驴，是你吗？”声如巨雷，震得群山皆响。九如神色一变，脱口骂道：“是你爷爷。”那人哈哈大笑：“老秃驴，来来来，咱们再斗三百回合。”九如脸色难看，骂道：“屁！和尚另有要事，不陪你胡闹了。”忽将公羊羽晾在一边，“呼”的一棒，向贺陀罗头顶落下。

贺陀罗较之三人略逊半分，单打独斗或能撑到五百招上下，这时走马换将，变数百出，不觉有些忙乱。忽地遭袭，首尾难顾，被九如刷刷两棒，逼得后退不迭。忽听九如炸雷般一声“着”，一棒飞来，正中左肩。贺陀罗痛彻骨髓，转身就逃。

九如紧追不舍。两人一逃一追，上了一座山梁，忽地一条人影平空闪出，截住九如笑道：“老秃驴，别走！”拳打脚踢，招式精妙，以九如之能，也只有止步对敌。

公羊羽、萧千绝无不惊讶。他二人深知和尚厉害，不想来人赤手空拳，却逼得九如团团乱转。再瞧那人武功，以二人的见识，也看不出他的来历。

两人疾如星火斗了二十余合。九如一棒逼退来人，一纵身跃过山梁。那人怪叫：“哪里走……”一个筋斗翻过山梁，飞赶上去。公羊羽和萧千绝见这人言谈举止无处不怪，武功又高得出奇，心中均感莫大好奇，忍不住双双追赶上去。

公羊羽奔出数步，忽又停下，转身瞪视梁萧：“小子，今天你于我有恩，杀你不合



道义。但你若再助鞑子，老夫就算背负不义之名，也要取你性命。”

梁萧略一沉默，说道：“先生放心，我从今往后，决不再伤一名大宋百姓。”公羊羽皱眉打量他一眼，一点头，跟着萧千绝去了。

梁萧叹了口气，回望阿雪。少女双颊绯红，一对秀目灿若星子，长长的睫毛上还有点点残泪。梁萧把她脉门，但觉任督二脉滞涩，运动冲击，全然无功。他于是运起“弓之道”，将内劲注入阿雪体内，刚劲为弧，柔劲在弦，凝气为箭，沿路激射过去。阿雪胸口忽地一轻，脱口叫道：“哥哥，我想死你了！”

梁萧皱眉说：“你怎么来的？”阿雪眼眶一红，说道：“我……我见你上房追人，心一急，打马出城来找。”梁萧道：“你来找我，怎么又落到贺陀罗手里？他……他有没有欺负你……”说到这句，微觉迟疑。

阿雪说：“那会儿我骑马出城，不知东西，跑啊跑的，忽觉马身一沉，有人坐到我后面……”梁萧忍不住问：“贺陀罗吗？”阿雪说：“是啊，我回头一看，又不见人，一转头，他却在我耳边吹气，怪痒痒的。”说着甚觉羞赧，双颊如染胭脂。

梁萧心中翻腾，沉默一下，又问：“后来呢？”阿雪道：“后来我反掌推他，不料打了个空。收掌时，他又在我耳边吹气，边吹边笑，还说：‘小姑娘，你会武功啊？’我又害怕，又奇怪，忍不住问：‘你怎么知道我是小姑娘？我穿的可是男人的衣服。’他说：‘洒家这双眼睛，看一根汗毛就知道是男人还是女人，更别说你这么好看的小姑娘。’我听他阴阳怪气的，心里很不舒服，就说：‘你再不下马，我可要打你了。’他说：‘好啊，你打，打得着我就下马。’说着伸手在我脸上摸了一下。”阿雪说到这儿，面孔更红了。

梁萧摇头道：“阿雪，你别说了，我不想听。”阿雪道：“后面还有怪事，你不听太可惜了。”不待梁萧回答，又说，“我一生气，又回头推他，但我一回头，就看不见他，一转身，他又在我耳边说话。”

梁萧盯着少女，心头一痛：“让她说出来，哭一场也许更好。”于是低下头，默默听着。阿雪说：“就在我赶不走他，心里着急的当儿，身后传来‘当当当’的钟声。嗯，就跟老和尚的钟声一样。那人哼了一声，说道：‘该死的贼秃，赶你……赶你奶奶……的丧！’”她说完这句，脸一红，忙道，“哥哥，这可不是我骂的，是那人骂的。”

梁萧皱了皱眉，阿雪又说：“他骂了两句，点了我的穴道，笑着说：‘小姑娘，借你的马儿使唤使唤。’一把抢过缰绳，打马狂奔。跑了好一阵才停下，带我下马，解开我的穴道。我这才看清他的样子，心里害怕，不觉哭了起来。那人笑着说：‘不要哭，



咱们找个好地方，洒家让你大大地快活。’我说：‘我找不着哥哥，怎么都不快活。’那人说：‘不用找了，我就是你的好哥哥，待会儿你快活了，叫我两声也不错。’一边说，一边拉着我往林子里走。我挣扎不开，正在着急，忽又听见钟响。那人一呆，怒道：‘他妈的臭贼秃，就不叫人安逸。’他一边骂人，一边又抓我上马。可是每次停下，钟声总会传来。他又生气，又害怕，一听钟声，立马就走。”

梁萧松了一口气，心想：“必是九如大师追赶，贺陀罗抓到阿雪也无暇作恶。至于九如大师手持大钟，想必是为了克制他的鸟笛！”

阿雪又说：“这么赶了一夜一天，把马儿也跑坏了。那人丢了马带我步行，走了一段路，忽见一群大元士兵，他们瞧我穿着军服，就叫白衣人放人。他只顾冷笑，制住我的穴道，纵身上前，一拳一个，把他们都打倒了。”梁萧心想：“那些元兵是为救阿雪死的。”忍不住又问：“后来呢？”

阿雪道：“还剩六个士兵，丢了武器想要逃命，被那人抓回来，逼他们进村。村子里没人，他就让这六人砍柴烧火，洗米做饭。他吃过了饭，叫六人站成一排，一拳打过去，六个人就不动弹了。他绕着六人转了一圈，似乎很是得意，笑了两声，又对我说：

‘好啦，老和尚被我抛下啦，再也没人打扰我们了……’我见他直勾勾地盯着我，心中害怕，正想跑开，却被他扯住衣袖，这时忽听屋顶上有人道：‘老穷酸，咱俩的事先搁一搁。’另一人说：‘随你便！’我听出是萧千绝和公羊先生，心里又惊又喜。那人一

听，脸却变了，笑着说：‘老怪物、老穷酸，你们一派宗师，怎么行事鬼鬼祟祟的？’萧千绝说：‘贺陀罗，当年你来中土作恶，我说过什么？’那人默不做声，萧千绝说：

‘我说过，老夫有生之年，不许你踏入中土半步！’那人十分生气，大声说：‘你和老秃驴以多欺少，逼迫我发下违心誓言，如今我武功有成，当年誓言全不算数！’萧千绝沉默一下，说道：‘我平生最恨三等人：一是言而无信之人，二是自以为是之辈，三是奸淫妇女之徒。贺臭蛇，这三条你占全了，你是自行了断，还是我代你出手？’

“那人一听，笑着说：‘萧老怪，好啊，你和老穷酸一起上。’萧千绝说：‘你也配？’说完一掌挥来，那人挡了一掌，笑着说：‘咱们先比脚力。’一把抓着我，撒腿就往山里跑，萧千绝也追上来。那人在山里绕了一会儿圈子，停下说：‘萧老怪，洒家带着一人，跑起来比你辛苦，如今再打，你可占了便宜。’萧千绝说：‘好，你休息一下，咱们再打。’那人说：“闲着也是闲着，先比比别的。听说萧老怪你有两只秃鹫，长空无敌对不对？’萧千绝说：‘那又如何？’那人就说：‘我也有几只鹰儿，大伙儿先比鸟儿，再比武功。’见萧千绝点头，他就取出一根血红的笛子，吹奏起来……”

说到这儿，梁萧叹道：“阿雪，后面的我也瞧见了。”阿雪这次得保清白，全赖九



如与萧千绝。前者也罢了，后者施以援手，梁萧满心不是滋味。

两人对坐一会儿，梁萧忽地起身，叹道：“阿雪，走吧。”阿雪问：“哥哥，你不追萧千绝和公羊先生了？”梁萧皱眉说：“我总不能抛下你！”阿雪呆了呆，双目一红，泪水涌出，挽住他的手颤声说：“哥哥，你千万答应我，不论怎样都别丢下阿雪。这一天一夜，我见不着你，真……真比死还难受！”

梁萧呆了呆，伸手给她理了理秀发，叹道：“傻丫头，以后我不论去哪儿，都会带着你。”阿雪听了这话，心满意足。又觉他手指拂过面颊，麻酥酥、热乎乎的，心儿怦怦乱跳。这时忽听“哈”的一声，从山梁后转出个人来，白衣白发，正是贺陀罗。

贺陀罗趁九如被那无名高手缠住，藏身密林，待人走尽，方才潜出。他猜想九如要追自己，必会向前追赶，自己反其道而行之，必让对手扑空。他转回来，正巧遇上梁萧兄妹。他瞅了梁萧一眼，“啦啦”笑说：“小姑娘，他是你哥哥？你叫得挺亲热啊，要不，你也认洒家做哥哥？”

阿雪躲在梁萧身后，胆量大增，大声说：“你头发都白了，做我爷爷都嫌大！”贺陀罗下意识地捋了捋头发，冷笑说：“小姑娘你懂什么？洒家这叫少年白。你不要我做哥哥啊，我偏偏要做！”阿雪撇嘴道：“天底下我只有一个哥哥。”贺陀罗笑道：“这好办，我把你这个哥哥杀了，不就只剩我一个了吗？”

阿雪听得发呆，一时答不上来。贺陀罗盯着梁萧，眼里凶光迸闪。梁萧笑了笑，一抬头，扬声道：“九如大师，你来得正好。”贺陀罗被九如千里追击，已是惊弓之鸟，闻言匆匆掉头，却不见半个人影。他心知上当，再一回头，梁萧抱着阿雪，正飞也似的向一座山峰奔去。

贺陀罗心中恼怒，口中“啦啦”笑道：“好小子，跟我使诈？”两个起落，离梁萧不过十丈，又笑着说：“好妹妹，你想你哥哥怎么死啊？囹圄着死，还是零碎着死？如果不跑，我叫他死得囹圄一些。”

阿雪吓得牙关得得直响。梁萧一转身，钻入一处密林，忽又大叫：“公羊先生？”贺陀罗笑道：“又骗人？哈，洒家先割你的舌头，瞧是怎么长的……”话未说完，锐风破空而来。他身形后晃，双掌拍出，数枚细小物事落在地上。定眼一看，竟是数枚松针。贺陀罗大吃一惊：“老穷酸的‘碧微箭’？我明明见他与萧老怪同路，怎的一眨眼又绕到这儿来了？”他飞也似的退出林子，厉声笑道：“老穷酸，有胆的滚出来，与洒家大战三百回合。”

叫过了阵，林中不见应声。贺陀罗心中惊疑，又叫一声：“老穷酸！”还是不闻动静。他仔细回想，刚才的“碧微箭”劲道平常，不似公羊羽的劲急。



贺陀罗连呼上当，飞身钻入密林。追出三里多远，抬眼一望，梁萧背着阿雪，正在攀爬那座高峰，不由扬声大笑：“好小子，你真比泥鳅还滑！”

梁萧听见笑声，暗暗叫苦。他使诈惊退贺陀罗，心想这人轻功厉害，走平路难以摆脱。山上有座石洞，也许可以藏身，贺陀罗若向前追，势必错过。计谋原本出奇，不料没到石洞，贺陀罗就醒悟赶来。这时已经上山，梁萧骑虎难下，只有硬着头皮向上攀登。

越往上攀，山势越发陡峭，许多地方只有少许凸石浅坑可以落脚。耳听下方笑声咻咻，低头望去，贺陀罗攀援如飞，逼近山腰石洞。阿雪惊慌道：“哥哥，他追上来了！”梁萧心念电转，举剑将下方的老藤斩断。阿雪正觉奇怪，忽听贺陀罗大声怒喝，掉头下看，一阵目眩。二人已经升到数百丈高处，下方的林木岩石越见细微。贺陀罗身在山腰，越显渺小。只见他左手攀着岩石，两足下撑，蛇行似的爬了上来，不由心中奇怪，说道：“哥哥，他爬山的样子好怪。”梁萧低头一看，也觉惊奇。

藤蔓斩断，贺陀罗只有凭借手足攀登，刚爬数丈，便觉左臂酸痛乏力。他刚才挨了九如一棒，这一棒击石成粉，虽说卸去不少劲道，可是依然伤了筋骨。没办法，只好收起一臂，以两腿一臂向上攀升。

三人越攀越高，罡风猎猎，吹得须发横飞。梁萧每攀数丈，便将沿途的藤蔓、松柏斩断，不予贺陀罗任何借力之物。阿雪回头下望，下方的景物越来越小，一时心惊胆寒，不敢再看。偷眼向上一瞥，心中更觉骇然，上面绝壁倚天，除了几棵老松，没有半点可借足的地方。

阿雪暗暗叫苦：“一失足，我俩岂不尸骨无存？”惊惶一阵，旋即又想，“即便摔死，也与梁萧死在一起。”一念及此，惊恐中又生出无比甜蜜，将头枕在梁萧肩上，似能听见他的心跳。阿雪仿佛置身梦里，不论云山松石，都是那么缥缈虚幻。

梁萧一心脱险，激发出浑身潜力，爬到双手流血，润透藤蔓岩石。贺陀罗无可攀附，又少了一臂，攀爬吃力。他爬了一阵，抬眼望去，上面数百丈光岩石秃秃地好似一面镜子。又见梁萧的身子越来越小，好似钻入云中。贺陀罗惊怒交进：“这小子是猢猻变的吗？”忽觉左臂越来越痛，心知再不静养，势必留下病根，于是盘算：“我守在山腰，等伤好了，再去捉他们。”

又过两个时辰，梁萧爬到峰顶，四肢瘫软，气也喘不过来。阿雪掏出手帕给他抹汗，转眼一瞧，山顶横直数丈，正中长了一棵老松，枝干夭矫，骨秀风神，下方岩石上有一凹坑，蓄满雨水，水清见底。

梁萧探头看去，贺陀罗一手二足，正贴着崖壁向下滑落。他不进反退，梁萧不胜吃



惊，转念细想，悟到其中缘由，说道：“大恶人一时上不来，咱们由背面下去。”转到背面一看，大失所望。其他三面更加陡峭，相形之下，二人上来的地方真如康庄大道。

梁萧颓然坐倒，阿雪也傍他坐下。两人经此一劫，困倦不堪，靠着松树不觉入睡。不一会儿，梁萧警觉醒转，但觉凛冽罡风从东北袭来，砭肌刺骨，不由缩了缩脖子。低头望去，阿雪尚未醒转，浑身蜷作一团。

梁萧脱了衣衫盖在她的身上，背身挡住风势。回头望去，阿雪细黑的眉毛微微皱起，似乎隐含愁意，不觉心头一酸：“她跟随我以来，时时担惊受怕，没有什么安稳时候……”

正在自怨自艾，忽听阿雪低低唤了声“哥哥”。梁萧定眼看去，少女双眼紧闭，原是梦中呓语。梁萧心中怜惜，将她秀发拢起。阿雪的眼角渗出一滴泪珠，口中喃喃念叨：“新月曲如眉，未有团圆意。红豆不堪看，满眼相思泪。终日劈桃穰，人在心儿里。两朵隔墙花，早晚成连理……”声音微不可闻，却一字字敲在梁萧心上。他少时在“天圆地方洞”读过这首小令，那时还不明白其中的深意，而今年事稍长，终于领悟了一些。想是阿雪从韩凝紫已久，听其吟诵，记在心里，平时不说，梦里却念了出来。

阿雪想是梦到了伤心事，念完词句，泪水不觉流出。梁萧望着她，心头闪过一丝歉疚。阿雪的情意他不是不知，只是始终放不下柳莺莺，有意无意总想回避。可是，任他躲来躲去，笨女孩的痴念却如一缕春梦，将他缠着缚着，纵使枯萎，也不愿与他分离。

阿雪哭醒了，一张眼，正遇上梁萧的目光。她不知发生了什么，被他一瞧，面红心跳。又见梁萧眼角似有泪影，忙问：“你……你怎么哭了？”

梁萧叹道：“傻丫头，我怎么会哭？你自己才哭了！”阿雪想起梦中所见，窘迫起来，掉转话头：“哥哥，接下来怎么办？”梁萧皱眉说：“我几乎忘了。”他剥下松树树皮，搓制绳索，可是搓到天亮，绳索也不过数丈，要想垂到山下，根本不可能。

忽听一阵唧唧喳喳的鸟叫，梁萧变了脸色。抬眼一望，无数麻雀飞上山顶，仿佛一阵疾风，绕着松树盘旋。

啾啾的笑声钻破罡风，曲曲折折传到山顶：“好妹妹，你们还是下山吧，要不我一声令下，麻雀可要拿你们当点心了……”声音不大，却字字清楚。

梁萧运足内力，长笑道：“谁给谁做点心可说不定！”贺陀罗心中恼怒，吹起鸟笛，雀阵忽喇喇地向两人扑来。

梁萧一边说话，一边示意阿雪靠近。他挥拳打中树干，拳劲所至，松针簌簌下落。梁萧运足内力，一前一后，呼呼拍出两掌，前掌刚劲，后掌阴柔，势如无形强弓，裹住松针漫天射出。



雀阵受了鸟笛驱使，失去神志，一味向前，不知躲闪，纷纷中针下坠，尸体布满山顶。

贺陀罗吹了一阵鸟笛，不闻动静，心中惊怪，猛可想起一事，厉声叫道：“小子，你会‘碧微箭’？”梁萧笑道：“你还不笨！”贺陀罗懊恼万分，“碧微箭”是雀阵克星，没想到竟被梁萧练成。他一念及此，杀机更盛。

梁萧逼退群雀，俯视四面悬崖，寻思自己孤身一人，或能行险下去，如果带着阿雪，绝难成事。上山容易下山难，令他深感烦忧。阿雪漫无心机，只要梁萧在旁，便觉心中喜乐，至于如何下山，根本不去多想。她见死雀甚多，拾了松树枯枝，击石取火，点燃一堆篝火，将麻雀剥去皮毛，以坑中积水洗净，一根树枝串上十只，烤得异香扑鼻。

有顷烤熟，她递给梁萧一串。梁萧尝了，但觉焦嫩合度，隐有松香气味，不由赞道：“好手艺！”阿雪喜得眉飞色舞，笑道：“那好，以后我常做麻雀给你吃。”梁萧叹道：“常做就不必啦，今日也是形势所迫。”想到眼前困局，不由眉头紧锁。烦恼间，他想起公羊羽在石公山借风筝脱险的事儿，不由叹了口气，心想：“可惜此时此地，那法儿行不通。”

阿雪见他愁眉不展，满腔欢喜也冷了下来，痴痴望着崖外，眼见飞鸟盘旋自在，便道：“哥哥，咱们变成鸟儿就好了，再高再远，一展翅膀就能飞到。”

梁萧闻言心动，沉吟半晌，拍手笑道：“阿雪，你说得是，咱们就变成鸟儿，飞得远远的，叫那个大恶人再也追不上。”他见阿雪瞧着自己，眼中尽是不解，便笑道：“你还记得我以前做过的竹鸟么？”阿雪见他笑嘻嘻的，也觉开心，点头道：“记得，上好机括就能飞来飞去。可惜第一只被土土哈射坏了，第二只这次走得急，忘了带上。”

梁萧笑道：“不打紧，咱们再做一只大的，把你我带下山去。”他目光转到那棵老松上，“若要木材，这棵树倒也够了。”他拔出铉元剑来，审视半晌，叹道，“铉元啊铉元，你本是神兵利器，可惜主人无能，只好累你屈尊降贵，做一次斧斤。”

他说罢，忽见阿雪向着老松合十默祷，不由奇道：“阿雪，你做什么？”阿雪道：“我在向这棵树说，大树啊大树，你在这里苦苦活了千百年，可惜哥哥和我要活命，只有牺牲你了。你若有知，我事后必然烧香拜佛，佑你往生极乐。”

梁萧欲要发笑，但瞧那棵茕茕老松，忽又笑不出来，寻思：“草木且堪怜惜，何况天下苍生？我攻城破坚，杀人无算，又算什么呢？”闷了一会儿，按捺心事，画图伐木。他涉足西方算学以后，机关术更进一层，这只木鸟较之当年所造的竹鸟更为精巧。